

南華真經

廣陵居士自署



南寧直

廣陵居士自署

南華直旨序

甚矣書之難讀也嗜古者昧今知新者厭故此皆偏於一端未能識真理於大全者也須知真理無古今凡有特殊造詣之人發言皆合於經常大道吾人讀書非先求淵博不足以見言之是非史稱莊子於學無所不窺則其所涵養造詣者豈普通人士所能望其項背以孔子之名望含蓋一世莊子獨能見其弊而矯正之故能與日月爭光百世不磨此無他見道全而識理切也今人言哲學者皆知以科學爲基礎不知我國先民亦何嘗不以科學爲哲學之基礎致知在格物致知哲學也格物科學也致知在格物卽言哲學以科學爲基礎也何今人不自返乃爾莊子爲吾國大哲所言皆有根據惜曆來註莊者失於一偏吾友楊君文煊以獨得之見釋其大意或於古今新舊之見有所融會而貫通之乎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

魯欽承識於北平華光女子中學校

吳序

頃余箸莊子鑰甫脫稿未經示人適吾友楊熙齋以其所箸南華直旨見示楊先生精西學頗傳益之故多創解間又以現實証古初尤易令人豁然言下也歷來之註莊者其繁言蔓辭者則世所共解者也衆人未達之義則亦畧不著墨故莊子較六經諸子爲難讀吾書力矯此弊至于言之是非則待公諸世人而楊先生之書方從事刊布亦誠遽然足音已凡學宜真知古人之意如其有疑先求諸己心之所安次証以時代之實例雖不中不遠矣若先依附故紙乞靈於與彼分流之諸家彼諸家原不相謀而強同之是故學益雜亂而古人之真意愈不可得楊先生之書蓋能免乎斯弊者也莊周之學卓然自樹而世之論者或謂其爲道家鉅子或謂其爲釋家旁流儒家別傳夫釋家之對象爲心性道家之對象爲世象儒家之對象爲倫叙莊子之對象爲學人其指的原殊其論學本旨釋家專主出世兼有成定慧三學方術萬千其大無倫儒家得戒學之一部道家得定學之類似餘則萌芽式微附庸小國

也莊周於三學均具體而微而三家所言又皆世間法也世之亂也百家爭鳴各得一察而自居上乘從而和之者尤如擊音徒以依傍門戶以自取重或則變亂白黑雖貽禍萬世而不顧此莊周之所痛也推極其意量之所至方且剗培塿而撼山岳釋云乎哉孔老云乎哉而後人橫相聯附祇以見其不智以是義言世之註莊者與其援古不如類時與其依人不如自信無慮今之與古及世出世間要當先自釋其心然後次釋其餘此莊周糾正學人之旨也吾之注莊如是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舍先生其誰乎丙子仲秋新城吳海珊序

李序

講我國學說思想者莫不上溯周秦諸子蓋以其學之精無微不至其學之博無遠弗屆彪炳一時歷代莫能及也其中孔子之學語其博則不及墨子語其精則不若莊子然千載之後百子之學幾至湮沒無聞獨孔子之道貫古今孔子之廟遍天下尊爲素王春秋享祀論者謂孔子之學便於帝王郅治之用推而崇之其或信精乎不然因漢武之推崇儒術罷黜百家而使思想錮閉者何耶方今尊孔之風不特盛興於國內亦且倡導於他邦濟武力之不遑伴災難而俱來若孔道者或亦不祥之物歟吾友楊文煊先生慧眼獨燭不爲世俗所惑推莊漢孔其有功國運詢匪淺鮮嘗思莊子之學若以現代方法衡之固有但知統一忽視差別之嫌然其闡發宇宙變動之理力斥世俗拘執之見亦文化遺產中不可多得之作繹靈輿之辭而爲直旨以供來學之參攷不亦可乎

李翼林

一九三六年，九月，中旬。

管序

周秦諸子成爲顯著的學派的當然是儒和墨依我們來看儒家的繁文縟節實嫌過於瑣碎墨家的摩頂放踵則又艱苦難行都是「小成」的學說各家中能超然物外有緻密的思想深刻的見解的仍要推道家而道家中莊子實在又比老子精深得多了莊子的人生哲學在「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八個字以之解牛則恢恢乎游刃而有餘以之處世則安時處順而哀樂不能入本來天地間沒有永久不變的事把法則弄死了便會滯固不化滯固不化客觀環境一變便難以適應了反之我們若守定「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永恒原則便可以與天地共久長始終立於不敗之地這正是莊子的學說所以卓絕的原因楊先生熙齋對於莊子研究得很透關在弁言裏就以扼要的言辭說明了莊子這一點卓絕的見解而於儒家與莊子之優劣老子與莊子之異同尤有獨到的論斷最值得我們欽佩便是楊先生在本書中既能融通中西詳盡的發揮了莊子的學說又能就文學的見地精闢的評論了莊子的文章楊先生自己說「讀莊不外二義一識其理二賞其文」楊先生這兩種工夫可以說都做得很高深了是爲序

南華直旨 第一冊目錄

南華經內篇

逍遙遊第一

齊物論第二

養生主第三

人間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大宗師第六

應帝王第七

南華經原文

內篇

逍遙遊

北冥有魚。其名為鯀。鯀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埤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矣。已。奚

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惠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勝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以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

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黑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實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水。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是以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啓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世蕪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

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適諸越。越人短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掇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澠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澠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澠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於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无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

伏。以候敵者。東西跳梁。不辟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齊物論

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而嘘。答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机者。非昔之隱机者也。子綦曰。偃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籁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呶。而獨不聞之寥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注者。似汚者。激者謫者。吐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籁。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

取。怒者其誰邪。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鬪。縵者審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洹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慙。姚佚敗態。樂出虛。蒸成蔞。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必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形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知。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

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巫。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毀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其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其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以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

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筵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已。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葉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戰之末年。唯

其好之。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稽之耀。聖也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